

一封信……

一封校友的來鴻

各位在校同學：您們好！

畢業離開學校後，已經快一年了，而入伍到軍中來，也啃了近半年的饅頭了。在成功嶺接受基本訓練期間，承蒙系主任關懷，率領一群學弟們來看我們。雖然系主任對我們來說是新面孔，難免有陌生的感覺，但一接觸一談話之後，馬上令人覺得這張新面孔，忽然變得那麼熟悉，那麼有親切感。於是有了第一個印象，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。

在這次會晤，我才認識了本刊總編輯廖光賢同學，彼此介紹客套一番之後，就開始閒聊，沒有標題，却談得津津有味。因為會客時間很短，我們很快又必須回去操課訓練了，只好滿懷眷戀，握手道別。廖總編輯臨走時要我能在本刊寫點東西，我當時糊里糊塗答應了，後來愈想愈不對。第一：我正在受軍事訓練期間，這段日子是很少有屬於自己的時間；第二：我不時最拙於寫文章，除了在學期間每月向家裡要錢的「公文」外，連跟朋友通一封信，都要絞盡腦汁的。這下子我有苦頭吃了，想賴掉又不好意思，尤其軍人更是一言九鼎，否則如何帶動士兵？於是利用每個十分鐘的休息時間，三言兩語，慢慢累積起來，沒有主題，隨便談了一些五年來大學生活的片片斷斷，在依稀的記憶中搜索一些比較清晰的，所見所聞，親身經歷及一點點直覺的感想，簡單的敘述一下，同學們讀了以後，如有同感的，不妨來個會心的微笑，有陌生的，就請注意一下，有反感的，則估且當它是一派胡言算了。因為一切都在進步與改觀，此一時彼一時，也許我所說的，如今已不復存矣！

就從大一聊起吧！我一直是沒有離家索居的，第一次負笈他鄉，背著一大包行李，出了台中火車站，也不知道搭幾號的公車，行李重得使我的肩膀和雙手酸痛不已，我狠下心來，叫了一部三輪車，說明了目的地，沒想到車主絲毫沒有一點印象，問了好幾個同業，才勉強摸索前進，我當時好難過，中國醫藥醫院真那麼可憐？沿途東問西詢，總算到了。

註冊那天，一關一關的辦理手續，其中有一關，就是入黨的申請，我一直對政治不感興趣的，可是在當時陳忠川老師的一再勸導下，我入黨了，沒有一點認識和概念。後來這個黨員身分，却給我許多好處，尤其在服兵役方面。這是很自然的現象，執政黨在合乎情理法的

一封信……

一封校友的來鴻

條件下，多多照顧一點同志，也是無可厚非，因為責任也加重了。

剛踏入新環境，過一種新生活，一切都非常新鮮又好玩，功課輕鬆（比起聯考前），閒的時間多的是，於是郊遊、舞會、烤肉、……好多名堂都參加了，當然這類活動的舉辦，都儘量求「一對一」的對應，參加的人才會踴躍。

在大一的課中，有一門「令人頭痛」的課，擔任該課的××教授對「紅色紙包」很感興趣，你如果會做人，去「意思」一下，此門課Pass容易了。我這新來的，只好入鄉隨俗，可是心裡一直很不是滋味，相信這種家醜現在不會存在了。

近來物價上漲，想當年大一時，陽春麵一碗才一塊半，吃一餐普通的自助餐也不過四、五塊錢，就已經不錯了。兩人合租一間「還可以」的房間，三百塊錢夠了，現在行情如何？比較起來令人咋舌。

上了大二，在功課上開始感覺得出壓力，其主要原因有二：無形方面大一一年以來，鬆懈慣了，素好玩樂的心理一時難以收回，再加上周遭的種種誘惑，更難以耐著心性坐在書桌前；有形方面，則該歸諸於「有機化學」了，季教授「執法嚴格」，每次總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「當」掉，說實在的，這門課也的確是重要的，三年級的藥物化學就建築在有機上，當你藥化讀得很吃力的時候，你才會後悔當初沒有把有機搞好。

再說藥用植物吧！甘教授是一向要學生背科名、屬名、種名的，也許很多人覺得無聊單調，但是將來修生藥學的時候，每一種生藥的拉丁名是必須懂的，同時，有許多生藥所含的成分，就是將原生藥名稱後面加ine、ol……等等字尾，不是很容易記憶嗎？

最令我難忘的，該說是大三了。這一年中，我生活得非常忙碌，我還是繼續當家教，不忍放棄。而藥化、生藥、生化、生理、細菌同時而來，每天平均幾乎八節，星期天也常常有課。白天當學生，晚上當老師，還要經常抽出時間陪情人（當時我有了喜歡的目標），忙得不亦樂乎，尤其在連續幾天的熬夜應付期中期末考之後，那種累中帶爽的滋味，真會使你感到人生是那麼有意義。當然，必須是考得還算如意的才有權去享受這種心境。

學校很少派人點名，所以上課時常常有小貓兩三隻的現象。可是到了三年級，上課的情緒自然而然的熱烈起來，藥化一科，尤其可觀

一封信…

一封校友的來鴻

，甚至呈現出「提早訂座」的情形。假如明天上課，今天晚上就有人把筆記本或一件什麼東西的，事先拿去放在他所喜歡的位置上，當然是接近講台的，黑板能看得清楚的地方。可見本校大部分學生是真正在求學的，只有極少數是在混的。佔座位雖不合「理」「法」，但畢竟是出於一種強烈的求知動機，也算合乎「情」了。

藥劑師考試的六百分當中，本年級就佔了兩百分一藥化和生藥。已經上過藥化的人都知道，黎教授任教的，每年總有許多人補考重修甚至重修再重修。黎教授用心良苦，真誠負責的襟懷，等到你將來在考場上得勝，甚至在社會上工作，能比一般人知道得多時，自然就會領悟了。所以重修的同學也不必懊惱，也許多唸這一次，結果在國家考試中多得幾分，豈不是塞翁失馬？

在五年之中各門課，我最感興趣的，該算是大四修的藥理了。後來在國家考試上，我也是藥理拿高分。大三時，我就喜歡生理學，當然花了更多功夫在其上，因此給我修藥理帶來許多方便。另外，生化、細菌，均為學藥理之前所必須懂的。現今藥物上，抗生素用得極多，沒有學過細菌，就難以對抗生素作更進步的瞭解，所以這是一門實用的學問，兌現得很。當時給我們上這門課的，有四位先生在輪流，筆記抄起來一大堆，我還記得詹湧泉教授講課時的表情，他國語不太流利，常常四種語言齊下一國、台、英、日等。

大學生活只剩下最後一年了，五年級的課很少，比較用功的同學都在開始從頭準備藥師考試了。我呢？也想埋首於書堆中，都沒有恆心與耐心，要玩，也不敢放心而去，總覺得悶悶的一種壓力籠罩着，尤其在最後一學期內，風聲鶴唳，同學們組成了「講義編輯組」、「情報組」，莫不爲了能順利通過考試，取得執照。於是東奔西跑，蒐集資料，印出講義，有台大的、國防的、高醫的、北醫的，琳瑯滿目，發下來的講義一大堆，就是讓你一張一張翻過去，恐怕也要花些時候，何況要把它們背進腦袋裡。書商們更利用此期，大肆鼓吹，推銷其書，我也買了好幾本，其實都沒去看它，不過，倒可利用來「裝飾」書房的空書架，或將來查閱之用。

六月十九日畢業典禮。以後兩個月的時間，的確是我的 golden time。這六十多天確確實實的在看書。所謂「臨陣磨刀，不利也光」，在這臨考前，我才多次觸發靈感，一再後悔過去的光陰虛渡太多。

一封信…

一封校友的來鴻

八月二十二日在木柵考試院的考選部大樓舉行考試，參加的有兩千多人，有些是應屆的，有些則是「累積」下來的。我提前兩天到台北親戚家裡住，我必須要在考試那天具備充沛的精神，可是我仍然兩夜失眠。

考試那天，實在是疲勞轟炸，六科六百題，都是選擇題，五選一，每科的答卷只是一張卡片，上面一百題，五百個小方格，考試時間每節六十分鐘，平均三十六秒鐘要做答一題，有些題目較長的，單是唸完它，明白它在問些什麼，就要花上一分鐘，所以時間是要絕對好好把握的，當你看完題目，而不能立刻作答時，就別停留在這道題上思考，否則，後面還有許多你會做的都來不及做了。題目不會很難的，當然難的還是有，爲數不多。備戰時，不要花很多精神去背一道大題目，但不可忽略偏僻的小題目，總之，要博，而後有足夠時間才求精，要不然，你會發現許多考題看都沒看過。藥事法規用測驗題的方式來考，是各位同學的好機會，此科要得高分，比其他科目容易很多，千萬要把握。考試在當天就結束了，好累，頭暈暈，腦漲漲的，但心情却格外開朗，如釋重擔。回家後開始吃閒飯了，一點也沒有心情再讀書，不等到放榜，接到「報名表」（不及格者考選部會免費寄上報名表）時，不會再捧起書本的。這段日子生活在希望與幻想中。

十月十三日入伍，在成功嶺受訓，十一月初，才收到考試成績單，總算了却一番心事，否則，在受訓期間那來的時間和心情再準備考試。

聊到這裡，時間上就是現在。實在對不起本刊和各位同學，花了好幾天，零零亂亂不曉得自己在說些什麼。在軍中的各種味道，本來想較有系統的介紹給同學們，但本刊即將付印，奉廖總編輯令，立刻交稿，只好倉促結尾，謹此歇筆，下次有機會再敘。

奉勸男生們：預官考選務必及第，不然當你遇上一位亂七八糟「專」的預官是你的頭頂上司，你會感到很「難過」的。再說，少尉月餉一千一百多，當兵才兩百多。還有，願領導他人，不願庸庸碌碌的聽人差遣。

最後敬祝各位同學

健康、勝利、成功